

大大缓和。据统计，到1976年，苏联职工平均月薪约200卢布，平均退休金近100卢布，但购买力堪比美元，黑面包只需12戈比（1卢布为100戈比），同品牌的香肠每公斤2.1卢布，上学不要钱，看病不要钱，生病住院，连伙食费也由“伟大祖国”包了。难怪，2006年，在苏联解体15周年之际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，66%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！

正因为苏联很大程度上根除了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，使得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专门的反恐部队。直到1974年，苏联政府以之前恐怖分子袭击慕尼黑奥运会命令为殷鉴，才抽调克格勃7局精英特工（全都是苏共党员）组建阿尔法部队。尼古拉忆起当年父亲作为阿尔法指挥员的生涯，“和北爱尔兰、意大利、以色列等已出现恐怖冲突的地方不同，恐怖分子对苏联公民来说显得过于遥远，阿尔法队员仅限于书本和电影屏幕上获得感性认知，直到1979年强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官邸”。但那不属于反恐范畴。

国家解体人民受难

无论阿尔法反恐精英还是普通苏联百姓，都不希望恐袭有朝一日真的来到面前，但美好的愿望落空了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俄罗斯不仅承接了苏联遗留的大笔物质遗产，也承受着苏联解体带来的“恐怖主义剧痛”。

由于国家权力出现真空，俄联邦多地出现分离主义倾向，尤以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为甚。1993年底，



上图：2000年3月20日，俄罗斯车臣共和国，普京抵达前线听取汇报。

忍无可忍的俄中央政府出兵车臣，车臣分离武装选择用恐怖袭击还以颜色。1995年，敢死队员劫持布琼诺夫斯克医院；2002年制造莫斯科轴承厂剧院人质绑架案；2004年制造别斯兰中学绑架惨剧，造成近千人死伤。帕维尔正是莫斯科轴承厂剧院惨剧的亲历者，“恐怖分子把整个剧院变成了地雷阵，他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上都安上炸弹，然后穿插坐着几百名人质，恐怖分子显然在等待军警强攻，然后引爆他们的人体炸弹”。帕维尔万万没想到，这场噩梦过去22年后，自己又在番红花音乐厅死里逃生，真是细思极恐。

事实上，即便俄政府在2009年宣布漫长的车臣战争结束，标志着国内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。但以民族分裂为主的恐怖活动并未消亡，零星恐怖袭击仍时有发生。2009年，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客运特快列车遭爆炸脱轨，39人遇难。2010年，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地铁站和文化公园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，导致约150人伤亡。2012年5月3日，马哈奇卡拉连续发生汽车炸弹袭击，13人死亡。

从恐怖活动滋生的源头看，主要威胁仍来自北高加索的地区分裂势力。由于沙俄时代的血腥征服和斯大林时期过激的民族政策，生活在那里的车臣、印古什等少数民族仇视俄中央政府，离心倾向明显。再加上车臣战争的影响，北高加索地区的失业水平长期保持在14%左右，其中印古什失业率高达48.9%，车臣为27.2%。普京承认，如果无法安顿失业的年轻人，他们会加入匪帮，导致局势激化，手足相残的战争也将继续下去。更严峻的是，2011年“阿拉伯之春”引发中东多国内乱，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势力壮大，许多俄籍恐怖分子纷纷逃到中东，成为“伊斯兰国”“征服阵线”“基地”等知名极端组织的骨干，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协助反恐，叙境内的恐怖分子中就有大量俄籍人员，至于回流俄国国内的恐怖分子显然正成为俄政府的心腹大患。

平心而论，鉴于国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，俄政府并不相信反恐行动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必须“讲方法，重策略”。从克里姆林官的举措看，尽管发生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惨案，但现有反恐大政方针不会有大的转变，继续坚持“法治反恐”“宗教对话”与“国际合作”三管齐下的战略，寻求长治久安。

无论如何，俄罗斯若想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毒瘤，还需要继续坚持对恐怖主义的高压政策，进一步加强反恐机制和力量建设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社会治理，切断为境内恐怖组织“输血打气”的外部通道。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，俄罗斯反恐事业仍然任重道远。■